



后卡扎菲时代： 利比亚政局 N 种猜想

即使“过渡委”内部权力斗争最终尘埃落地，形成了有权威的领导核心，政局稳定下来，新政权也未必会奉行开放的外交和经济政策，甚至未必能够保持世俗政权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利比亚政局有较大可能继续动荡，我国企业需要沉住气

梅新育



2010年中国与利比亚贸易额65.7605亿美元，2009年在利比亚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金额58.3992亿美元，战前在利比亚承包的大型项目一共有50个，涉及合同金额188亿美元。这样一个市场，在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和工程承包中所占比重虽然不是很大，但仍然不可忽视。对利比亚市场开发应采取何种策略，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比亚社会秩序恢复的前景。

在货物服务贸易、工程承包和直接投资这三种对利比亚经贸往来形式中，货物服务贸易风险最小，对利比亚社会秩序的要求也最低；工程承包风险次之；直接投资风险最高。

假如利比亚相当时间内无法建立稳固、有权威的新政府，社会秩序混乱，我们就应当集中力量开发货物服务贸易，不宜急于争夺新的工程合同或直接投资项目，以免竹篮打水一场空。那么，利比亚能够迅速建立起稳固有权威的新政府并在全国确立秩序吗？根据种种迹象判断，我们对此不可乐观。

利比亚“过渡委”实力、纪律让人担忧

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以下简称“过渡委”）实力不济，这一弱点在其军队战斗力方面就暴露无遗。假如没有北约干预，卡扎菲早已扑灭反对派起事，这一点世人有目共睹。而在北约已经完全控制了利比亚制空权、大量杀伤卡扎菲军队的情况下，利比亚反对派也无力独力推翻卡扎菲，以至于需要借助英、法、卡塔尔、约旦等多国特种部队打头

阵，外加收买的黎波里城防司令，才能占领的黎波里。仅凭上面几点来看，“过渡委”武装的能力令人质疑。这样一支军队，有能力维持新的秩序吗？

此外，利比亚“过渡委”武装纪律涣散，因此很有可能成为另一个动乱之源，而不是维持秩序的工具。且不提米苏拉塔部队在苏尔特等地的劫掠和报复，就卡扎菲、穆塔西姆父子被俘后遭遇群殴折磨，被枪杀，尸体遭到侮辱等事件，就充分表明了这支武装纪律涣散。这样一支武装，我们不能指望他们宽容对待战败的对手，也不能对“过渡委”文官驾驭这支武装的能力寄予过高期望。

新旧政权内战可能会依旧持续

从“过渡委”及其武装的行事作风来看，他们不太可能对卡扎菲家属、残部及相关群体宽大为怀，从而尽快实现全国和解。内战造成的社会敌对关系将长期存在，甚至有可能把卡扎菲残部及相关群体逼上“梁山”，开展持久游击战。

假如说为了巩固刚刚到手的政权，必须除掉卡扎菲本人，那么，时至今日，既然卡扎菲本人及其最有军事政治才干儿子哈米斯、穆塔西姆已经确定死亡，赛义夫即使没有被俘，也失去双臂在东躲西藏，难以组织残部，“过渡委”已无须对卡扎菲家族幸存成员赶尽杀绝。相反，靠外力扶植上台的“过渡委”此时应该表现宽大，体面安葬卡扎菲父

子，并对卡扎菲部众实施怀柔政策。这样的怀柔政策对卡扎菲部众才有说服力，才能化解他们的疑惧抵触心理，安心接受现实，从而尽快稳定利比亚大局。

“过渡委”内部派系斗争，引发新的动乱

“过渡委”内部派系林立，卡扎菲之死将使其本来就相当激烈的内斗进一步上升成为主要矛盾，多半可能还需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内斗，政局才能尘埃落地。

利比亚要建立有权威的、统一的国家政权，条件先天不足，此次战乱又令其后天失调。因为这个有140多个部族的国家，历史上凝聚力本就不强，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费赞三个部分各自有长期的独立王国历史。尽管卡扎菲在42年执政期间努力削弱部族势力，力图铸造统一的利比亚国民。城市化的进展、不同部族在城市中混居无形之中也削弱了部族势力，但42年的努力并不足以消除千百年的历史影响；他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而不得不重用本部族，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他消除部族政治影响的努力，反卡扎菲战争爆发更让部族势力和宗教势力咸鱼翻身。

不仅如此，反对派阵营自起事之初就缺乏有权威的政治核心，缺乏有凝聚力、行动能力强大的政治组织，内部派系林立，内部矛盾斗争激烈，以至于前二号人物尤尼斯将军也不明死亡，把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唯一共同点就是反卡扎菲。卡扎菲时代终结之后，他们能求同存异组成有权威、有效率率的政府吗？能完成武力整合吗？鉴于派系林立的利比亚“过渡委”内部各个派系都有自己的武装，考虑到利比亚部族众多而国家统一传统薄弱，甚至未来利比亚能否保持国家统一，我们现在也不能完全肯定。

更糟糕的是，利比亚政权更迭还有可能加剧周边国家、其它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动荡。在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效应。而对于一个面临重建任务的国家而言，稳定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新政权开放态势值得怀疑

即使“过渡委”内部权力斗争最终尘埃落地，形成了有权威的领导核心，政局稳定下来，新政权也未必会奉行开放的外交和经济政策，甚至未必能够保持世俗政权性质。

在今年以来的阿拉伯国家动荡中，极端宗教势力借机兴起。利比亚反对派起事之初就打出了卡扎菲当年推翻的伊德

里斯王朝旗帜，如今这面旗帜再次成为利比亚的国旗，而这个王朝立国根基是1837年创建的赛努西教团，该教团具有强烈的泛伊斯兰民族情绪和排外情绪。

在10月23日的利比亚解放庆典上，利比亚“过渡委”主席贾利勒宣布恢复伊斯兰教法，废除卡扎菲世俗政权时期制定的一切有违伊斯兰教法的法规，包括禁止一夫多妻制的法律等。这些已经足以让我们看到该国从世俗政权全面倒退至神权国家的危险。

进一步考察目前利比亚关键政治人物。利比亚目前头号实权人物当数“过渡委”军事委员会主席贝尔哈吉，此人恰恰是一名与基地组织来往密切的“圣战”分子。他当年一手创建了“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LIFG），9·11之后卡扎菲在阿拉伯国家中率先向美国表示哀悼，贝尔哈吉则带领部下辗转进入伊拉克与美军交战，成为伊拉克境内最大的外来逊尼派“圣战”队伍。

在“过渡委”内部的权力斗争中，贝尔哈吉及其伊斯兰战斗团占据了有利地位。对待本阵营其它派别，贝尔哈吉作风强悍，还在战争时期，他就从前线召回了“过渡委”军事领导人尤尼斯将军，导致后者在回程中不明死亡。尤尼斯将军原来在利比亚特种部队司令任上，主要负责在班加西以南山区清剿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

早在攻占的黎波里之前，“过渡委”内部激进派就已经主张新政权核心排斥与卡扎菲政权有瓜葛的人，实质上是要把世俗温和派代表人物排挤出去。利比亚目前有没有能与贝尔哈吉等极端宗教分子抗衡的世俗温和派政治核心人物？利比亚能否保持温和、开放的世俗政体？这一切都是未知之数。

新形势下利比亚市场的投资贸易抉择

在这种情况下，利比亚政局有较大可能继续动荡，无法制定和落实大型工程建设和新油气田开发项目，我们不宜在这两个领域投入过多力量参与竞争，暂不要在那里投入太多实物资本。我国企业需要沉住气。

另一方面，利比亚国内制造业基础薄弱，对进口货物需求须臾不可或缺，这个出口市场我们不能放过，但暂时要避免赊销方式。至于从利比亚的进口，原油是大宗，但利比亚市场无关乎我国石油进口大局。事实上，利比亚战乱之后第一船出口石油就是卖给了中国。

人民论坛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责编/李逸浩 美编/石玉